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續世說 言語

宋武帝永初二年祀南郊，大赦。裴子野論曰：「夫郊祀天地，修歲事也；赦彼有罪，夫何為哉。」魏群臣請增峻京城及修宮室，曰：「《易》曰：『王公設險以守其國。』又蕭何云：『天子以四海為家，不壯不麗，無以重威。』」魏主曰：「古人有言：『在德不在險。』屈丐蒸土築城，而朕滅之。豈在城也。今天下未平，方須民力，土功之事，朕所未為。蕭何之對非雅言也。」

宋孝武者侈無度，多所造立，賦調繁嚴，征役過苦。前廢帝即位，悉皆削除。由紫極南北馳道之屬，皆被毀壞。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，凡諸制度，無或存者。蔡興宗於坐，慨然謂顏師伯曰：「先帝雖非盛德，要以道終始，三年無改古典所貴。今殯宮始微，山陵未遠，而凡諸制度興造，不論是非，一皆刊削。雖復禪代，亦不至爾。天下有識者，當以此窺人。」師伯不能用其言。

周容清貧寡慾，終日食蔬。雖有妻子，獨處山舍。甚機辯。王儉問曰：「卿山中何所食？」答曰：「赤米白鹽綠葵紫蓼。」文惠太子問容：「菜食何味最勝？」答曰：「春初早韭，秋末晚菘。」

梁何遠言不虛妄，蓋其天性。每戲語人云：「卿能得我一妄語，則謝卿一縑。」眾共問之，不能記也。

顧歡黨道教，袁粲崇佛，說張融曰：「道之與佛，遙極無二。吾見道士與道人戰，儒墨道人與道士論是非。昔有鴻飛天首，積遠難亮，越人以為鳧，楚人以為乙，人自楚越，鴻常一爾。」

周賀若敦以有怨言，為宇文護所殺。臨刑呼子弼，謂曰：「吾欲平江南，然心不果。汝當成吾志。吾以舌死，汝不可不思。」因引錐刺舌出血，誠以慎口。後弼果平陳。

唐太宗謂侍臣曰：「君依於國，國依於民，刻民以奉君，猶刻肉以充腹。腹飽而身斃。君富而國亡。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，常由身出。夫欲盛則費廣，費廣則賦重，賦重則民愁，民愁則國危，國危則喪矣。朕常以此思之，故不敢縱欲也。」

太守時有上書，請去佞臣者。上問佞臣為誰，對曰：「臣居山澤，不能的知其人，願陛下與群臣言，或陽怒以試之，彼執理不屈者，直臣也；畏威順旨者，佞臣也。」太宗曰：「君自為詐，何以責臣下之直乎？朕方以至誠治天下，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，常竊恥之，卿策雖善，朕不取也。」

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：「宣饒銀礦，發辦之可得數百萬緡。」上曰：「朕貴為天子，所乏者非財也，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爾。與其多得數百萬緡，何如得一賢才。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，而專言稅銀之利。昔堯舜抵璧於山，投珠於谷，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。卿欲以桓靈待我耶？」是日黜萬紀，使還家。

太宗指殿柱謂侍臣曰：「治天下如建此屋，營構既成，勿數改易。苟易一椽正一瓦，踐履動搖，必有所損。若慕奇功，變法度，不常其德，勞費實多。」

肅宗欲赦諸將克長安日，發李林甫墓，焚骨揚灰。李泌曰：「陛下方定天下，奈何仇死者？彼枯骨何知？徒示聖德之不宏爾。且方今從賊者，皆陛下之仇也。若聞此舉，恐阻其自新之心。」上不悅，曰：「此賊昔日百方危朕，當是時，朕不保朝夕。朕之全，天幸爾。林甫亦惡卿，但未及害卿而死，爾奈何矜之？」泌曰：「臣非不知所以言。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，太平娛樂，一朝失意，遠處巴蜀。南方地惡，上皇春秋高，聞陛下此赦，意必以為用韋妃之故。內慚不懌，萬一感憤成疾，是陛下以天下之大，不能安君親。」言未畢，上流涕被面，降階仰天拜曰：「朕不及此，是天使先生言之也。」遂抱泌頸泣不已。

太宗幸翠微宮，房玄齡在京城留守。太宗以李緯為民部尚書，有自京師來者，太宗問曰：「玄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？」對曰：「玄齡但云：『李緯好髭鬚。』更無他語。」太宗遽改授緯洛州刺史。其為當時准的如此。

太宗謂侍臣曰：「朕每日坐朝，欲出一語，即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否？所以不能多言。」杜止倫進曰：「君舉必書史記言動，臣職當修起居注，不敢不盡愚直。若陛下言乖於道理，則千載累於聖德。非直當今損於百姓，願陛下慎之。」

魏徵謂太宗曰：「願陛下使臣為良臣，勿使臣為忠臣。」帝曰：「忠良有異乎？」徵曰：「良臣稷契臯陶是也，忠臣龍逢比干是也。良臣使身獲美名，君受顯號，子孫長世，福祿無疆；忠臣身陷誅夷，君陷大惡，家國並喪，空有其名。以此而言，相去遠矣。」帝深納其言。

高宗責侍臣不進賢良，眾皆莫對。李安期對曰：「天下至廣，非無英俊。但比來公卿有所薦引，即遭讒謗以為朋黨。沉屈者未申，而在位者已損，所以人思苟免，競為緘默。若陛下虛己招納，務於搜訪，不忌親仇，惟能是用，讒毀亦既不入，誰敢不竭忠誠。此事由陛下，非臣等所能致也。」高宗深然其言。

高宗謂侍臣曰：「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，公等為朕思之。」來濟對曰：「昔齊桓公出遊，見老而饑寒者，命賜之食。老人曰：『願賜一國之饑者。』賜之衣，曰：『願賜一國之寒者。』公曰：『寡人之廩府，安足以週一國之饑寒？』老人曰：『君不奪農時，則國人皆有餘食矣；君不奪蠶妾，則國人皆有餘衣矣。故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役而已。今山東役丁，歲則數萬。役之則人太勞，取庸則人太費，臣願陛下量公家所須外，餘悉免之。』」上從之。

尚方監裴匪躬欲鬻苑中果菜收其利。蘇良嗣為西京留守，駁之曰：「昔公儀相魯，拔葵去織。未聞萬乘之主鬻果菜與下人爭利也。」

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，奏賣苑中馬糞，歲得錢二十萬緡上。以問劉仁軌，對曰：「利則厚矣，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，非佳名也。」乃止。

馬周有機辯，能敷奏。太宗曰：「我於馬周，暫不見便思之。」岑文本謂所親曰：「吾見馬君論事多矣，援引事類，揚推古今，舉要刪蕪，會文切理，一字不可加一言，不可減。聽之靡靡，人忘倦。昔蘇張終賈，正應此耳。」

程名振奏對失旨，太宗動色，詰之。名振對逾辯，太宗意解，謂左右曰：「房玄齡常在我前，每見別頃餘人，顏色無主。名振平生不見我，何來責讓，而詞理縱橫，亦奇士也。」擢為右驍衛將軍。

劉仁軌平百濟，浮海西還。仁軌初行，謂人曰：「天將富貴此公耳。」於州司請歷日一卷並七廟諱，人怪其故，答曰：「擬削平遼海，頒示國家正朔，使夷俗遵奉焉。」至是皆如其語。

中書舍人徐堅，以集賢院學士多非其人，所司供膳太原。嘗謂朝列曰：「此輩於國家何益，如此虛費，將建議罷。」張說曰：「自古帝王功成，則有奢縱之失，或與池台或玩聲色。今聖王崇儒重道，親自講論，刊正圖書，詳延學者。今麗正書院，天子禮樂之司，永代規模不易之道也。所費者大，徐子之言何其隘哉？」元宗知之，由是薄堅。

張嘉貞欲杖裴胄先，張說爭之，嘉貞不悅曰：「何言事之深也？」說曰：「宰相時來則為之，豈能長據。若貴臣盡當可杖，恐吾輩行自及矣。此言非為胄先，乃為天下士君子也。」

鄭元璠謂頡頏曰：「漢與突厥風俗各異，漢得突厥既不能臣，突厥得漢復何所用？且抄掠資財，皆入將士，在於可汗一無所得。不如和好，國家必有重寶幣帛，皆入可汗，坐受利益。」頡頏納其言，即引還。

唐制財賦皆入左藏庫太府，四時以數聞。比部覆其出入，上下相轄，奸無所容。至第五琦，以京師多豪將，求取無節，乃盡輸大盈庫心，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中官，領事幾三百人，有司不能窺其出入者，殆二十年矣。楊炎作相，頓首於上前論之，乞以歸有司度。禁中所費，一歲幾何，進入不敢虧，如此乃可議政。德宗下詔從之。炎以片言移人主意，議者以為難，中外稱之。

崔祐甫為相，淄青李正己畏德宗威德，表獻錢三十萬貫。上欲納之，慮已反覆，欲以計止之，又未有其詞。延問宰相，祐甫

曰：「請遣使往淄青宣慰將士，便以此錢賜之，使將士深荷聖恩，又令外藩知朝廷不重財貨。」上悅而從之，正已大慚，心畏服焉。

魚朝恩惡郭子儀，使人發其父墓。及自涇陽入，朝議者慮其構變，公卿憂之。子儀見，帝勞之，子儀號泣奏曰：「臣久主兵，不能禁暴。軍士殘人之墓固亦多矣。此臣不忠不孝，上獲天譴，非人患也。」朝廷聞其言乃安。

周墀初作相，私謂韋澳曰：「才小任重，何以相救？」澳曰：「願相公無權。」墀愕然不喻其旨。澳曰：「爵賞刑罰非公共欲行者，願不以喜怒愛憎行之，但令百司群吏各舉其職，則公斂衽於廟堂之上，天下自理。何要權也？」墀深然之。

崔群為翰林學士，以謙言正論聞於時。憲宗嘉賞，降宣旨云：「自今後學士進狀，並取崔群連書然後進來。」群以禁密之司，動為故事，自爾學士，或惡直丑正，則具不學，士無由上言。群堅不奉詔，三疏論奏方允。

崔群曰：「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治亂分時，臣以為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，專任奸臣李林甫，治亂自此分矣。用人得失，所繫非小。」

殷侑欲舍王廷湊，專討李同捷，其疏末云：「伏願以宗社安危為大計，以善師攻心為神武，以含垢安人為遠圖，以網漏吞舟為至誠。」文宗雖不納，然深嘉其言。李訓之亂，上問以治安之策，侑極言：「委任責成，宜任朝之耆德。新進小生，無宜輕用。」帝深加之，賜以錦彩黃金。

文宗召趙宗儒，問以理道。對曰：「堯舜之化慈儉而已。願陛下守而勿失。」上嘉納之。

韋溫在朝時，與李珣、楊嗣復周旋。及楊李禍作，歎曰：「楊李李七若取我語言至是耶？」初溫勸楊、李征用德裕，釋憾解慍，二人不能用，故及禍。

憲宗季年，銳於服餌。裴潯疏曰：「君之藥臣先嘗之，親之藥子先嘗之，臣子一也。臣願所有金石煉藥人及所薦之人，皆先服一年，以考其真偽，則自然明驗矣。」

訓注之禍，宦者氣盛，凌轡南司。延英議事，中貴語必引訓注以折文臣。李石鄭覃謂之曰：「京師之亂，始自訓注。而訓注之起，始自何人？」仇士良等不能對。其勢稍抑。縉紳賴之。

幽州楊志誠逐李載義，自為帥。文宗聞之，驚，急召宰相。時牛僧孺先至，上曰：「可柰何？」僧孺曰：「此不足煩聖慮。臣被召，疾趨氣促，容臣稍緩息以對。」上良久曰：「卿以為不足憂，何也？」僧孺對曰：「陛下以范陽非國家所有，前時劉總向化，以土地歸闕。朝廷約用錢八十萬貫，而未嘗得范陽尺布斗粟上供天府，則今日志誠之得，猶前日載義之得也。陛下但因而撫之，亦事之宜也。且范陽國家所賴者，以其北捍突厥，不令南寇。若假志誠節鉞，錫其土地，必自為力。則爪牙之用，固不計於逆順。」上大喜曰：「如卿之言，吾灑然矣。」

張公藝鄆州人，九代同居。高宗有事泰山，親幸其宅，問其義居所以久。其人請紙筆，但書百餘忍字。高宗為之流涕，賜以縑帛。

司馬承禎，睿宗問以理國。對曰：「順物自然而無私焉，而天下理。《易》曰：『聖人與天地合其德，是知天不言而信，不為而成，無為之旨，理國之道也。』」睿宗歎息。

元宗問吳筠，以道法之精，無如五千言，其餘枝詞蔓說，徒費紙札耳。

元宗幸東都過嶠谷，道隘不治，上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，宋璟諫曰：「陛下方事巡幸，今以此罪二臣，恐將來民受其弊。」上遽命釋之。璟曰：「陛下罪之，以臣釋之，是代陛下受德。請令待罪朝堂，而後赦之。」從之。

憲宗誅李錡，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。翰林學士裴洵李絳上言：「以為李錡僭侈割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，或枉殺其身而取其財，陛下閔百姓無告，故討而誅之。今輦金帛以輸上京，恐遠近失望，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，代今年租賦。」上嘉歎久之，即從其言。

憲宗從容問李絳曰：「諫官多謗訕朝政，皆無事實，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，以儆其餘，何如？」對曰：「此殆非陛下之意，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。人臣死生，繫人主喜怒，故敢發口諫者有幾？就有諫者，皆晝度夜思，朝刪暮減，比達什無二三。故人主孜孜求諫，猶懼不至，況罪之乎？如此杜天下之口，非社稷之福也。」上善其言而止。

石晉桑維翰恐與敵失歡，上疏曰：「議者以陛下於契丹有所供億，謂之耗蠹，有所卑遜，謂之屈辱。微臣所見，則曰不然。且以漢祖英雄，猶輸貨於冒頓；神堯武略，尚稱臣於可汗。此謂達於權變，善於屈伸，所損者微，所利者大。必若因茲交構，遂成釁隙，自此歲歲征發，日日轉輸，困天下之生靈，空國家之府藏，此為耗蠹，不亦甚乎？兵戈既起，將帥擅權，武吏功臣，過求姑息，邊藩遠郡得以驕矜，外剛內柔，上凌下替，此為屈辱，又非多乎？」

晉天福初，頻有肆赦。張允進駁赦論曰：「《管子》云：『凡赦者小利而大害，久而不勝其禍。無赦者小害而大利，久而不勝其福。』又《漢紀》云：『吳漢疾篤，帝問所欲言，對曰：『唯願陛下無赦耳。』』如是何也？蓋行赦不以為恩，不行赦亦不以為無恩，為赦有罪故也。竊觀自古帝王，皆以水旱，則降德音，而宥過開狴牢以放囚。假有二人訟，一有罪一無罪，若有罪者見舍，則無罪者銜冤。銜冤者何疏，見舍者何親？如此乃致災之道，非救災之術也。」帝覽而嘉之，降詔獎飾，仍付史館。

江南李昇問道士王棲霞：「何道可致太平？」對曰：「王者治心治身及治家國，今陛下尚未能去饑饉飽喜，何論太平？」昇後自簾中稱歎，以為至言。